

你与我的流年

□游宇明

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最重要的是历练，莫过于时时刻刻感受着你与我流年的迥然相异。

年幼时，我的流年是哭哭闹闹、蹦蹦跳跳，是无休无止地索要食物、关注，是连续不断地制造各种麻烦，你的流年是让我吃饱喝足，用温情软语安抚我的情绪，并使我能够安安静静地坐上一阵、睡上一会。

上了小学，我的流年是认识一个个陌生的汉字，学习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简单知识，培养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团队意识，你的流年是每日天还未亮就开灶煮早餐，饭菜即将上桌才喊我起床洗漱。那时没有闹钟，偶尔上学迟到，还要承受我的埋怨，你决不会自辩一句，总觉得没有按时做早饭，是自己犯了错。那些年的冬天很冷，我的手与脚经常发冻疮，放学后，我总是待在学校门口，等你背着我回家，此时，你的流年又化成了骆驼和纤夫。

念初中、高中，我的流年演变为攻读更深奥的人文、自然科学知识，养成健全的人格，初中的学校离家三四公里，高中的学校距家更是达到了七八公里，我日日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天快黑了才放学。此时，你的流年除了继续将每天清晨交给灶台，还加上了晚上提马灯接我回家的活儿。那时的我不懂事，总觉得自己胆小，让你操心理所当然，一个手电筒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让你累了五六年，却从来没想过，你可有疲劳的时刻、身体不适的日子。

大学里的流年是你霸蛮塞进我手里的。我读高中时，村里还没人考上过大学，我觉得自己也承载不起这个创造历史纪录的责任。你的决心远大于我的信心，自作主张让我转了学，并明示、暗示我使尽全力。当我终于获得那张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流年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你的流年则化作了加倍奔波的身影：忙着给我做新衣服，忙着给我准备被褥、皮箱，忙着兑现考上大学即给我买一块上海牌照的承诺……

进了那所远方的高校，你的流年是每月写一封家书，是饿了加饭、天热减衣、与同学处好关系的叮嘱，是每年生日前必定翩然而至的一张汇款单，是回家之后双眼溢着的无尽喜悦。

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离家五六十公里的一座城市，我的流年是上班时在高校的讲台上教课，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用心写作。我不想将自己的世界局限在一堵墙里，希望做一位好老师的同时，还能当一名有影响的作家。我喜欢这里走走那里遛遛，还买了很多书，每个月的工资总是不够用，二十来天就会花得精光。你的流年再度变成单向奉献：从不向我要钱，叮嘱我好好做事，不要牵挂家里。为了充分保证我每顿饭达到四两米的标准，你卖掉自家的粮食去跟别人换粮票。你总是在我生日那天，送来土鸡蛋或腊肉。当我用流年终于换得文学上的一点成绩，你则变成我的观众，为电视上有关我的镜头拍手。

扪心自问，此生我没有愧对自己的事业，无论是教学还是创作，却深感愧对了你。你晚年辗转于病床时，我没有亲自照顾，而只能假手于姐姐和妹妹，虽然在你身上花费了一些金钱，却永远无法弥补内心的遗憾。你西去后，我的文字与照片依然不断上报登刊，却没有在你坟前及时禀告一声。

你的流年与我的流年之间永远是一场不对等的“交易”，你以一生的时光托举、照亮了我，而我却始终未能回报给你同等的托举和照亮。不过，也正因为这场流年之间的“交易”不对等，我生怕辜负了你的目光，在奔向明天的路途中一天也不敢停留。

风且
吟听

北国风光



□王建中

“过一个腊八，长一个蚂蚱！”白天开始渐长，阳气回暖，春天近了。孩子们脸蛋儿红润，女儿家则一脸胭脂秀，老人们鼻子尖上浸出一点点汗。殊不知，春天的鼓声更多地藏在大地的深处，暗暗澎湃，随处皆是。稍稍留意一下，便可见吠暖柴门，苍山霜酥，疏快颇宜人。春色已悄悄落了人一脸。春意其实是笑意。

祖母做腊八粥，红豆汤里要加梭梭葡萄。先把梭梭葡萄熟烂，再加入粥里，腊八粥就熟成了。除腊八这天食外，还要在凉房里冻一夜，入笼蒸食，粥就有了另一番酥软。少时，这些粥会被送到庙里去。鼎食钟鸣曾是腊月庙里的一桩盛事。

腊八一过，年味就浓了。施糕圆面，炕头上拢了一个大瓷盆，围了厚厚的棉被。压粉条、蒸馍馍、磨豆腐。做花馍馍时，红枣一剪两半儿，蒸气浮出窗户，檐上结了一层冰。炸馓子最热闹，一群孩子凑在锅口。馓子被做成各种动物或花的形状，孩子们辨认着，油锅沸开，馓子翻卷着，年味浓的沾了衣，几乎人人嗅得到了。

腊月随便择个日子，就可以蒸糕了。旧时，有“碓臼一响，神仙都来”的俗语。碓臼响了，就是春糕面了，也就都是好日子了。腊八到小年，每天都是娶聘日子，爆竹声也就不绝于耳。喜鹊也叫得高了，登枝时带落雪，落了地后，化成一小片水，夜里冻合，结了一面小青镜，映了星光，檐月相衬，似乎已无人知道院外的寒天了。

腊月里忙年，扫尘是家家户户的事情。高处的地方要用鸡毛掸子掸，笤帚走过，神仙留步。房子多老旧，便要用白泥粉刷，讲究一些的人家，用麻纸糊窗。更讲究一些的，贴了窗花，焕然一新的腊月神清气爽地来了，腊月也就五颜六色起来。至于忙，其实就是忙着除旧布新。买年画、买麻炮、买春联……

年慢慢浓了，雪也这时多起来。雪下的深时，炉火也旺起来，茶壶里总翻卷着笋尖样的茶叶，炕也烧得滚热。一家人围了桌子忙这忙那，说说那，不外乎衣食住行。行就是要走亲戚，带什么礼物，带多少，这时候多半已成竹在胸。用不了多久，就该贴年画了。有一年，我在炕上翻跟头，一脚将桌子踢翻，一家人大笑起来。祖母有一个说法，先素后荤，储根蓄味。这个味就是腊味，笼统一点，就是年味了。大雪一开门，萝卜炖羊肉先上桌了。亦有用土豆炖

后来，我问祖母，为什么不是十

个。祖母笑：“十全十美要一点一点来，还有明年、后年、大后年！”

一场雪下过，大寒就到了。小寒的时候，风就悬起了小刀子。这时风硬得石头似的，夜里磕的门窗响个不停。这个时候，人们不怎么出门，院子里不小心形成的冰面蒙了尘，鸟觅食的爪印看得真切。小孩子用一只箩筐扣了，他们相信，这样去逮鸟，鸟儿飞不起来。这多半是听了祖母的故事。

祖母有一个说法，先素后荤，储根蓄味。这个味就是腊味，笼统一点，就是年味了。大雪一开门，萝卜

炖羊肉先上桌了。亦有用土豆

的。炖粉条是近年来的吃法。粉条是自家磨好的，存储在凉房里，取之即用。一架粉床子，锅一沸，就可以压粉条了。除腊八粥外，这是祖母腊月里的第一缕腊味。粉条是万能配，下什么菜也很协调。压粉条，也就成了腊月开始的标志。奇怪的是，平日也压粉条，腊月里锅一响，就觉得日月换新天了。

天寒地冻，腌酸菜冻结了，要用钝器取食，带了冰碴子入火。

酸白菜、腌猪肉、豆腐炖粉条，几乎天天吃。

不炖粉条时，便烩土豆，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食令。

偶尔烩一頓白菜，便要唤闺女叫女婿。馍馍要发面，面发到一定时候，祖母先要团一小团，灶炉的灰里烧熟了，试一下发面的筋道，称面饧子。依筋道的丰歉，或加生面粉，或加碱，或再饧。饧面馍馍尾韵很长，像开了花，也叫开花馍馍，现在不多见了。

富强粉馍馍最喜庆，又大又圆又白，吃起来却不如发面馍馍蕴味。馍馍分两种，一种为花馍馍，另一种为白馍馍。

花馍馍搓了花边，一枚或半枚红枣覆顶，也称枣馍馍。白馍馍简单，但也

要点一滴胭脂，过年馍馍便是它了。

祖母的第三缕腊味便是蒸炸年糕了。煎炸油糕更是添了腊味。

年糕出笼，揣好后，擀成一张圆饼，涂一层早已煮好的枣泥，卷起来，切成片，

沸油锅里炸过，焦脆脆软，一层又一

层的卷印，年轮似的，有一个的名字：

枣陀螺。也做红豆馅和枣馅糕，圆圆的，很富态。枣红亦喜庆，称年糕便讨了彩。然后就是炸糕圆圈。糕圆圈其实有两种吃法。炸好后，一般会

盛放在凉房里，再吃时，就要加热，上

笼熥一下，油被滤了一遍，食材的香味反而被还原了。另一种吃法是化一下冻，用炒米泡食。这样的食法是原香氤氲，酥酒卧甜，也简便。这种吃法，多半是奶茶冲炒米，一口酥香。也有第三种吃法，在火炉上烤了，外焦里嫩，基本上保留了刚炸出的味道，但须掌握好火候，火大煨了，火小了吞油，故乡人称“嘶烟气”。

到炸肉的时候，最先闻到的就是过油肉的沁香了。猪瘦肉遇火浸油，肉质紧凑，适合炒、炖、煎、炸，不挑相配食材。

腊月里忙年，最好配菜，也下饭。

腊月十一，一般人家要吃过油肉烙饼。烙饼摊得极薄，称白皮饼。

过油肉和土豆丝炒了，出锅时用葱花勾一下味，也就鲜美了。

丸子炸好后，会余一锅丸子汤。馍馍、糕、糕圆圈配食，很适口。

祖母说，腊月里要说吉利话。善言善心善行，如春风拂面，温暖人心。

在院子里，雪人堆起来后，以炭做鼻子，一个高高的黑鼻子，涂了一个红嘴唇。有人给它食腊八粥，怀前竖了一块冰，淋了粥红，立了风俗，玲珑致。至于大小酒大肉，只有到了年三十，才可以敞肚解腹。

有一款美味是断断不能少的，就是用胡萝卜熬的糖稀，故乡人称“甜水”。糖稀蘸糕、蘸糕圆圈，可待贵宾亲朋。少年多创意，胡萝卜挖个洞，蓄了糖稀，冻一夜，抱着火炉吃，俗称嘎嘣脆。还有的少年，干脆寻来一块冰，修施方正了，涂满了甜水水，做成冰棍吃。孩子们的吃法翻新，大人们只有兴叹的份了。正月里邻里拜年，会戏谑一句：“尝尝你家糕圆圈甜不甜，用不用甜水水补一补？”这是要讨双口、佐嘴福了。小孩子最喜欢甜水水蘸糕，要多吃一两个，肚儿滚圆。平时厌食的孩子，大人会用甜水水做诱饵，哄孩子进食。乡人戏称“神仙圪凳凳”。神仙的凳子便是梯子，度你到高处或彼岸的。这称谓，大抵也是神采之笔吧。

风俗，似乎就这样一天天醇厚起来。

一天，我一回头，身后的人都在笑，沸油锅里馓子开出几朵花，连成一片。

阳光暖暖的，好像大家的笑，把天都惹笑了，地上的冰化了一地。

此时，初春萌动。

我的身体，何尝又不是

历经苦寒，复苏的一根细枝条

握住它的，是远去的爱与曾经的被爱

而眼前，一串已经从枝头结病处

吐芽的花蕾，就算是

穿了裙子的伤与痛

但在枝条轻微震颤

摇动、舒展

踮脚够得到的高度，它也美的欲飞

盛然

掐去一根枯枝

绿的空间，又扩大了一点点

环绕它，忽来忽去

那只蝴蝶，也才肯落脚

俯身绿化带，它灵动的手指

尖嘴钳一样，剔除着

一个冬春的残留

而此刻，绿植间

一只蜜蜂，楔入

一朵小黄花，提纯着腹中新鲜的蜜

它埋首这个早晨

躬身，直腰

提纯着一个季节扑面的盎然

一朵小黄花

拔净坟头

擦荒一冬的杂草

杂草里倏然露出的

一朵小黄花

它颤颤地

让我手下留了情

那一刻

垂头而立的兄妹几人

眼睛也为之一亮

那一刻，他们的惊喜

大过满脸忧伤

而那一刻

也是母亲在时

喜欢看到的

植物园的香樟

嫁给这座园子，故土就远了

即使呵护有加，日复一日

也摁不住，它们踮脚张望的念头

譬如那几棵紧贴围墙

身体外倾的树影

似乎是想去外面，走走、看看

或经历些什么

但围墙这根绳子

从小到大，一直捆绑着它们

且从来看不出有丝毫

松动的意思

乌里雅斯太山

仿佛鸟珠穆沁

五万平方公里，宽大桌面上

兀立的一方豪景

慕名而来的登山者

攀上去走下来，似乎都在试图

把它的美打包拿走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竟也动了，不止一次

搬走它的念头

像一只鹰

盯着这座山，一次次盘桓

但一次次搬走的却只是

天空

每一根晃动的枝条

都摇向春

(组诗)

□老戈

雪化了

山脚的雪，是先走的
跟着走的，是山腰的，路边的
云朵之上，鸽子眼里的

一个冬天无所不在
站着和躺着，睡着或醒着的

像云朵，有来有往
像人间，有先有后

燕子的天空

雨后，院落上方的天空
燕子们玩疯了
追逐、反转、冲撞